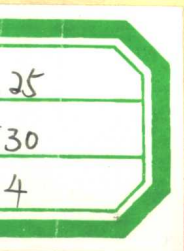


万里送牛

(报告文学第四集)



农村文学读物

农村文学读物

万里送牛

报告文学第四集

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柳成蔭

里 送 牛

书号 1844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7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2}$ 插页 2

1965年6月北京第1版 196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0000册 定价 (2) 0.28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写在前面

《报告文学》第一集出版以后，受到许许多多讀者的欢迎，都說很需要这种书，对大伙帮助挺大的。还再三催促我們，快些編第二集、第三集……为了滿足讀者这个要求，我們决定把这套书及时地續下去。有的讀者給我們写信說，“报告文学”这个名字太籠統，應該有个书名。所以，我們在續編的时候，便給每集加上了书名，副題仍用“报告文学第×集”。

跟第一集一样，以后的各集，仍旧是专为农村讀者編的。所以，书里讲咱农民怎么样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，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，战胜自然灾害等模范的事儿就多些。可是，咱們脚跟虽站在农村，眼睛要看到全国，也該知道其他战綫上的英雄事迹和新人新事：这么一来，就得編进一些讲工人老大哥們怎么奋发图强，艰苦奋斗，努力钻技术、搞創造，怎么發揮共产主义精神，互相协作，共同前进等英雄人物和先进事例的作品；除了这些，还有体育方面的，少数民族生活的，漁民生活的，破旧俗立新风的，等等。只要有表現新人新事的好文章，都尽可能选进来。讀了这些文章，咱們的眼界就能扩大，又能相互学习，相互鼓励。

毛泽东思想，是咱們革命人民的指路明灯，全国已經展开

了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，讀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話，才能促进思想革命化；解放軍、大庆、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，也是咱們学习的好榜样。有关反映这方面事迹的作品，除了另編集子外，这套书里也要着重的收入一些。

咱們的国家，正迈开大步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大道上奋勇前进，建設事业一日千里。每时每刻，都会有英雄事迹出現，那新人新事，就象刚下过雨的庄稼似的长出来，层出不穷。报告文学是专写这些个新人新事的，往后的报告文学，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好。那咱們的这套书呐，选的面会不断扩大，文章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，文章的质量也会越来越高。

报告文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咱們讀它，不光为了故事有趣，主要还是看人家怎样用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，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鬧好生产的；看人家怎么个克服困难，刻苦学习，不断革命，提高思想的。要把它当作鏡子来照一照自己，把文章里的先进人物、模范事迹作为榜样来学习。同时也希望將它們讲給不識字的人們听听，帮助扩大这几本集子的影响。

报告文学这个行当，虽說也是文学的一种样式，一个文艺武器，可是，这个武器掌握起来是比較輕便的，只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有好的人物，好的事迹，都不妨写来試試。咱們的国家，地区这么广，先进的事迹这么多，光靠作家来写，是写不贏的。我們希望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志們，发揚会劳动、又会写作的革命干劲，破除迷信，敢想敢干，业余提起笔来，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园地栽培一朵花吧。

最后，希望大伙都来参加这套书的編輯工作，給已經出版

的集子,提出寶貴的意見,把它反映給出版社,好來改進;集子
里的文章都是從報刊上選來的,希望大伙把看到的好文章告
訴我們,好及時地選進書里。

編 者

目 次

永远当一个战士	王以平 (1)
带路人	支 援 (21)
万里送牛	董伯超 (31)
在岗位上	袁 木 馮 健 (37)
扁担的歌	李 子 (49)
祖国处处是春天	楊树青 (62)
长堤颂	卫 光 王 川 赵 赴 (74)
洞房歌声	韓文洲 (92)

永远当一个战士

——記譚青松同志

王以平

小 引

不經過烈火的冶煉，铁矿石不可能自动地变成純鋼。唯有优质鋼材，才可以做高楼大厦的骨干、精密机器的齒輪。

沒有經過精心雕琢的玉石，古书上称为“璞”。“玉不琢，不成器”，只有經過良工巧匠的切、磋、琢、磨，“璞”才可能成为光彩絢丽的美玉。

雷鋒，是在階級斗争的风雨中鍛煉出来的，是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。要不，湘江岸边一个貧苦的孤儿，又怎能成为我們时代的光輝典范？

譚青松也是这样。一个普通的翻身农民，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是偶然的么？

参 軍

东方亮了，一輪火紅的太阳冉冉升起。

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

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結束了。

在漣水河边，分到了土地的农民，就象湘綉姑娘綉花那样精心，翻耕着自己的冬水田，在欢笑声中，迎接土地还家后的

第一个春天。

可是，西方的海盜們，却仇恨得咬碎了牙齒，他們不高興看到自己的失敗，居然在我們的兄弟之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，點燃了罪惡滔天的戰火。海盜們妄想一舉征服英雄的朝鮮，並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扼殺在搖籃里。

漣水河邊，一些被打倒的地主分子，竟高興得忘其所以了。他們躲在陰暗的角落裡，發出一聲聲鴟梟般的冷笑和咒語：

“還記得民國十六年不？美國人就要打過鴨綠江了，蔣介石要回來了，嘿嘿，等着那一天吧，第一個就要拿譚青松開刀！”

譚青松是誰？

他是漣水河邊一個三十歲的翻身農民，土改運動中的貧農團主席，當時是東岸鄉副鄉長。

怒火在譚青松的胸膛裡燃燒，他大聲地警告那些蠢蠢欲動的階級敵人：

“放老實一點吧！你們的好夢是做不長的，我們打得下江山，就保得住江山！”

一個雨霧迷蒙的早晨，譚青松找到了東岸鄉的鄉長和農會主席，和他們商量：

“鄉里的工作，就辛苦你們二位了，我已經下定決心，當解放軍去！”

“你？當解放軍？不是開玩笑吧？”平素嚴肅得很的農會主席老辜，也掩飾不住自己的驚奇。

譚青松連忙說：“我幾時開過玩笑？”

鄉長老陳接着說：“你今年快滿三十了，胡子巴碴的，還能當兵么？這次參軍的不能超過二十七歲哩！”

譚青松說：“胡子可以剃呀，解放軍不收我，我賴也賴進去！”

鄉長老陳還是搖搖頭：“解放軍肯收，我們也不肯放，又不是沒有人參軍，要你去帶頭。你曉得的，我們東岸鄉，自願參軍的後生子，有好幾十哩。”

農會主席也搶着說：“是嘛，鄉里的工作，也一樣重要，不多打糧食，當兵的吃什麼？地主會老實麼？不好好管制他們、改造他們，能行麼？”

譚青松知道：不爭取他們兩個的支持，是沒法去參軍的。他着急地說：“生產和治安上的事，有你們兩根鐵扁擔，我是放得心的。我堂客也留我不住，你們更莫想留我！”

鄉長老陳还想挽留他，農會主席老辜却不作聲了。他十分了解譚青松的脾氣：凡是正確的事情，他一下定決心，九條牛也拖不轉。就只好給他開了一張介紹信。

在湘鄉街上剃了頭，刮光了胡子，看起來倒是容光煥發、神采奕奕的，體格檢查的結果是：甲等。可是，却瞞不過新兵接收站那位軍人的一雙銳眼，他用不着看登記表，就拍着譚青松的肩膀說：

“老哥，當兵的年紀已經過了，還是回到鄉里去吧！”

譚青松心裡發跳，眼圈濕了。

軍人請譚青松坐在身邊，和和氣氣地講了大半个時辰，他的話和鄉長、農會主席講的大同小異，就象是一致約定了似的。

從道理上讲，譚青松是講不贏的，他只有一个主意：賴也要賴進去。

他在新兵接收站等着，等着。正午，在等着；黃昏，在等着；深夜，在等着；黎明，還在等着。

老战士们，新入伍的志愿兵们，都猜不透：这个古怪的副乡长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

是呀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

为 什 么？

谭青松从来没有见过父亲。在他出生前的三天，父亲受够了地主豪绅的折磨和压榨，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了，撇下了年迈的父母还有遗腹子和年轻的妻子。

谭青松的母亲，承受了既做母亲又做父亲、既做媳妇又做儿子的四副重担。白天，和男子汉一样地下田；夜晚，还赶着打三四双草鞋。在饥饿线上挣扎着，好歹把谭青松拉扯成人。

十三岁的谭青松，就开始学作田了，就象一个真正的作田汉子了。

贫苦农民怎能经受天灾人祸的风刀霜剑？

涟水河有知，也忘不了惨痛的一九三四年。

这一年苦旱。水塘里开白坵，涟水河走不得船，东岸坪的禾田，大半干死了。

地主周松茂却霸占着一口车不干、舀不尽的大水井。你要水灌田么？行呀，交二十块“袁大头”，准你车一天水。一天二十块银洋，贫苦农民哪里拿得出呢？

“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”，十三岁的谭青松请了保人，到湘乡北门街上，向周正泰爆竹铺借了对本利的阎王债。

“哪个地主不如刀”啊！周松茂真的会大发慈悲，让谭青松把禾苗救活么？只车得半泼水，他就卡住不卖了。让所有的田都干死，他家的稻谷不是更能抬高市价么？

田里没有收，阎王债却越滚越大。黄花草、夏姑草，就是

作田人的口粮。

母亲病倒了。
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治不好母亲的病；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交不完地主的租；一年，两年，三年……还不清老板的閻王債。

譚青松有个姑爷，是个富农，仓里有陈谷，箱里有余錢，至亲骨肉，还不能帮衬一下？可是，富农姑爷不但一文不給，反而白了一眼：“借錢把你，不是拿肉骨头打狗么！”

邻舍有个上中农，还算是譚青松的干父呢。他怕譚青松还不起利息，有錢也不肯借，只劝他到南岳去进香，求圣帝保佑。譚青松听了他的话，朝了四年南岳，有两年是朝拜香，三步一拜，膝盖都跪烂了。

亲戚不帮忙，菩薩不保佑，母亲在床上躺了七年，在貧病交加的折磨下死去了。

租谷越欠越多，閻王債越背越重，地主周寿英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欠我这笔債呀，你子孙十三代也莫想还清，你子子孙孙安心乐意帮我做长工吧！”

铁皮箍套在身上，什么时候才能解脫呢？

有个姓黃的商人說：“到貴州去吧，我帮你找个賺大錢的差事，不要几年就还得清这笔債了。”

譚青松到了貴州貴定县，这个“賺大錢的差事”原来是到永安仁汽車運輸公司当一名伙伕。老板們要的是廉价的劳动力，可怜的几个工錢糊不住嘴巴，他只好在做伙伕之外，又在街上挑河水卖，掙几块錢，寄給在家乡的妻子。想回家，哪有路費？

天下烏鴉一样黑，哪里有穷人的活路？

公司里裁員，伙伕也当不成了，只能卖河水混日子。挨了

一年，人民解放軍進了貴定城，譚青松才打開了眼界，結束了做奴隸的命運。

只有象他這樣受盡苦難的人，才真正懂得什麼叫做“解——放”。他多想穿上一套軍裝，跟着紅旗前進，去解放別的地方的兄弟。

真 正 的 战 士

還能說什麼呢？听了譚青松的傾訴，新兵接收站的同志向他伸出了一雙熱情的手。

副鄉長譚青松，現在是戰士譚青松了。

跑步！立正！起立！臥倒！匍匐前進！

部隊還駐扎在湘鄉縣，大練兵就開始了。

比起同班戰友來，三十歲的年紀畢竟大了一點，操練了一天，睡下來就一身筋骨痠痛。

“沒有真本領、硬功夫，哪能當解放軍戰士！”譚青松這樣地告誡自己。整整半年，他幾乎把所有的休息時間都用在練兵上面。沒事不上街，離家只有五里，也不會請假回去過。風雨晨昏，燈前月下，人們都看到這個上了年紀的戰士在刻苦操練。新軍裝磨破了，打起了補丁；膝蓋上、肘彎上，磨破了皮，磨成了茧。

半年里面，他的愛人丁春秀三次到營房來找他，可是，他一次也不肯見面。第四次，老實出了名的丁春秀也找到了竈門，她沒有直接找譚青松，而是要求見一見指導員。指導員問清了情況，連忙找到了譚青松，問他：

“譚青松同志，你愛人找了你好幾次，為什麼一次也不願見她？”

譚青松坦率地回答：“指導員，女人家心腸軟，見了面，總是一把眼淚兩把鼻涕，會影響我的操練。”

指導員說：“不對！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戰士，就應該有堅強的革命意志，如果說，和愛人見見面就影響了操練，那還算什麼戰士？我猜想，你的愛人不是落后的人，就算她比你差一點，你也應該教育她，幫助她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現在去見她，她在等你。”

“指導員，不過……”

“什麼不過，馬上就去！”

譚青松和丁春秀見了面。一對中年夫妻，呆呆地站在營房門口說話。果然是“女人家心腸軟”，丁春秀未開言先流淚，譚青松卻說：“我已經當了解放軍了，你還這樣！家里靠你勞動，回去好好作田，好好帶着三個小孩，莫要鄉政府照顧。”說着，就把幾個月積存的津貼費，全部給了丁春秀。

丁春秀擦干了眼淚，把一雙新鞋放在譚青松手上。那雙鞋做得好呵，鞋底扎起胡椒眼，鞋面扎起鯉魚鱗，不曉得熬了多少夜，点了多少油呵！譚青松接過來說：“部隊上又不是沒有鞋穿，叫你費心啦。”

丁春秀輕聲地說：“這算什么費心……我幾次來找你，也沒想要留住你，講什麼夫妻團聚。解放前，你走貴州，還不是一去幾年？我只想見你一面，看到你真象一個兵，也就放心了。”

簡短的會面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第二天，靶場上見高低了，譚青松連中二十九環，打了個優秀。指導員跑過來向他祝賀，一雙手，握得特別緊，好象說：“譚青松同志，你是個戰士了！”

訓練期滿，評比總結的時候，副班長譚青松立了三等功。

安東市，已經嗅得到戰火硝煙了。不過，高大的工廠煙囪還不斷地吐着白煙，夜間還是燈火通明。鴨綠江那邊，却見不到一星火光。

一連七天七夜的徒步行軍，清川江留在後面了。

行軍途中，稍事休息的時候，譚青松把班里的同志安置好了，就跑去幫炊事員挑水煮飯。炊事員勸他：“副班長，你就和同志們一道休息去吧，我們能行哩！”

譚青松嘿嘿一笑：“沒問題，我是當伙伕出身的嘛！”

行軍途中，副班長總是走在最後面。有些戰士腳上打出了血泡，眼看快要掉隊了，譚青松就搶着把東西接過來背在自己的肩上。走着走着，他身上的東西越來越多了，他已經背了兩副担架、三支槍、三塊鐵鍬、三把洋鎬、四百發子彈、兩個背包、八個手榴彈、還有干糧袋……加起來有一百五十斤了。同志們看着過意不去，他却嘿嘿一笑：“沒問題，胡子兵力氣還有一點！”

“你怎麼這樣大的力氣？”同志們問。

他又嘿嘿一笑：“逼出來的嘛！”

休整的時候，同志們評他為全連行軍模範，第二次立上了三等功。

飛虎山戰役打響了，班長譚青松把三十年積聚的階級仇恨，一齊從槍口傾瀉出去。不過，這一次攻堅戰打得並不過癮，只經過三次交鋒，美國鬼子就稀里嘩啦潰退了。第一次參戰的譚青松，抓到了三個美國鬼子。

現在，他可是一個真正的戰士了。

前 沿 陣 地

是真正的战士么？不不！譚青松觉得：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。

一个真正的战士，应该有更高的标准。董存瑞、楊根思、丘少云，还有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，他們才是真正的战士。他們为着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战斗到最后一分钟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多么荣幸！他到了抗美援朝的前沿阵地，是为祖国、为阶级立功的时候了。

出乎意料之外，部队没有继续前进，而是奉命后撤。

譚青松不再是打仗的战士了，他們的任务是修建飞机场。天空，虽然有“黑寡妇”和“油挑子”在鬼似的嚎叫；地面，虽然有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；山头上，虽然有烧焦了的古树和炸翻了的尘土；村鎮里，虽然有汽油弹在燃烧着断墙残壁。可是，这算是刀枪相对的前沿阵地么？

手上拿的不是转盘枪，而是洋镐、铁锹；肩头上扛的不是炮弹，而是扁担、柳条筐。

修完一个机场，又是一个机场。三年当中，班长譚青松带领全班战士，几次立上了集体功。粗看起来，这个涟水河边憨厚的作田汉子，只晓得埋头苦干，还会有什么心事呢？其实，他心里才憋得难过哩！

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交入党申请书，一次又一次地向连部打报告，请求到前沿阵地去。现在，已经是第五次申请入党了，也是第五次要求回到前沿阵地了。

一九五三年八月，一座现代化的军用机场竣工了，在连部

的帳篷里，党支部大会快要召开了。譚青松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，就在今夜，就要决定他是不是够上了党员的条件。还在帳篷外面，他的心就怦怦跳动。党，用什么样的词句来歌颂您呵，世界上一切崇高、庄严的词句都不够用了呵！

从一九四九年在貴定县起始，“同志”这个字眼，每天都可以听得到，然而，只有今天，他才懂得了这个字眼的真正涵义。

譚青松的眼睛更明了，心更亮了。

什么叫前沿阵地？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讲，任何工作岗位都是前沿阵地！

帳篷外，一群銀燕起飞了，向南！向南！

美国鬼子吹嘘的“空中优势”完蛋了！“黑寡妇”和“油挑子”再不敢低飞俯冲了。祖国人民送来的銀燕，把飞贼压回去，压回去！

这儿不就是前沿阵地么？

党的血液，在譚青松心里燃烧！

又一次考驗到来了。

医生告诉他：他已经患有轻度的肺结核，要去医院治疗。

在陆军医院住了一年。感谢白衣战士，很快就恢复了健康，他可以出院了。但是，还没有出院就接到了复员的通知。他怎么舍得离开亲爱的部队呢？副排长譚青松的泪水浸湿了洁白的枕头。

那是谁？谁坐在你的病床前，轻轻地擦掉你脸上的泪花？谁把一套崭新的书，放在你的枕头边？

呵，师里的秦政委。一个师有多少人呵，政委一天要做多少工作呵！你却来到了病房，慰问一个普通的战士。譚青松的心里，增添了多少热力呵！

政委紧紧地握着譚青松的手。